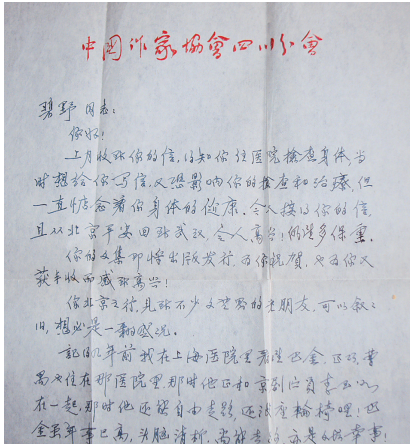


一封关于看望巴金的信

胡春晖

近日,我从一熟悉的书商手中得到四川女作家魏德芳写给湖北作家碧野的三封信,其中一封谈到赴上海看望巴金的事情,写于一九九三年六月二日。信上说:记得几年前我在上海医院里看望巴金,正巧,曹禺也住在那医院里,那时他还能自由走路,还没坐轮椅哩!巴金虽年事已高,头脑清晰,尚能走路,亦是文坛幸事!此信写赴上海看望巴金,具体的时间、地点仅用“几年前”“上海医院”等模糊叙述,苦于资料缺乏而不得详情。得此信时,魏德芳、碧野先后离世,已无缘求教。

魏德芳,生于一九二二年,四川峨边人,曾在郭沫若领导下的重庆群益出版社工作,其丈夫刘盛亚(一九一五年——一九六〇年,重庆南县人,作家),任过群益出版社总编,曾任教于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熊佛西主持下的四川省立戏剧学校,中国第一部反法西斯的文学作品出自他手,是我国最早的反法西斯作家,当时被誉为“南方神童”,被誉为“北方神童”的是在余上沅主持下的江安国立剧专任教的吴祖光。与魏德芳夫妇同时在该出版社工作的,有阳翰笙、陈白尘、夏衍、老舍、聂绀弩等作家。刘盛亚长篇小说《夜雾》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与老舍的《骆驼祥子》、巴金的《憩园》、靳以的《前夕》、沙汀的《淘金记》、骆宾基的《边陲线上》、萧军的《第三代》、师陀的《马兰》等,属于该社“现代长篇小说丛书”,由巴金主编。一九三五年,刚刚二十岁、正在读中学的刘盛亚在新以、巴金等编辑的《文学季刊》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处女作——小说《白的笑》。从这里可以看出,同在重庆做编辑工作的魏德芳夫妇与巴金很熟悉,联系很多。新中国成立后,魏德芳夫妇都在四川工作,一九五八年,刘盛亚及其任四川大学院院长的父亲刘伯量一起被划为右派,送四川峨边沙坪劳教农场改造,一九六〇年死于该农场,农场不发出死亡通知,一个家属都不知情,后来魏德芳到该农场,连遗骸都没有找到。刘盛亚在“文革”后的一九七九年得以平凡昭雪,并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二〇〇七年二月十一日,魏德芳也在成都逝世,享年八十五岁。现在,他们夫妇的名字已鲜有人提及了。一九七九年五月,四川人



魏德芳写给作家碧野的信,言及赴上海看望巴金。

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学家辞典》,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该出版社又出版了茅盾题签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下册),共收录“五四”以来二百四十九位作家的传略,上面都没有两人的传略简介。

对于魏德芳夫妇的事情,巴金非常关心,在致其侄李致(生于一九二九年,巴金大哥李尧枚的儿子,曾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四川出版总社社长、四川省文联主席、名誉主席)的信中四次言及。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七日信中说:我接到魏德芳同志来信,盛亚的事,你能为他们讲话时,就讲几句吧。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信中说:刘盛亚追悼会,我明天找文联打电报去,请代送花圈,我尚未得到通知。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八日信中说:有两件事提一下,只是提一下罢了。由你们决定。一、刘盛亚的遗作是不是可以考虑出一本,有人说《卅字旗下》可出,你们看看怎样?落实政策嘛。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九日信中说:听说你们要出版刘盛亚遗作,很好。一九八一年五月九日,在致何洁的信中也提及刘盛亚:请替我问候流沙河同志,这些年他吃够了苦。但还是幸福的。一九八三年,在巴金的多次关怀和过问下,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魏德芳编、陈白尘作序的《刘盛亚选集》(一九八三年六月版),选集里的文章,多曾发表于《文艺阵地》《抗战文艺》

鄂温克草原与《我心中的金凤凰》

王忠范

写鄂温克草原的这首歌《我心中的金凤凰》,呼伦贝尔的人几乎都熟知,传唱了三十多年,也让鄂温克草原名扬四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鄂温克草原绿得无边无际绿出层次和生机的时候,著名歌唱家郭颂来到鄂温克大草原,应邀参加鄂温克自治旗的旗庆活动。由呼伦贝尔的著名作曲家那日松、剧作家词作家陶涛与作家刘迁作陪。他们看乌兰牧骑演出,参观赛马、摔跤、射箭,



都是一腔激情满脸春风的样子。有一天晚上,他们几个人扎进一家小酒馆喝酒吃手把肉,显得格外激动。因为《草原晨曦圆舞曲》而被草原人熟悉的那日松跟郭颂说,你的《乌苏里船歌》把赫哲族唱遍了全中国,这回该有一支歌唱唱鄂温克草原呀。一听这话,郭颂猛然站起来,跟大家碰杯:“一定写首歌,我们共同合作。”这晚夜风习习,草虫唧唧,草原的月亮是那样圆那样亮。

以后的几天里,郭颂他们走访鄂温克大草原,跟牧人放羊,住蒙古包,坐勒勒车。从而了解民族风情,看生活变化,听民歌,积累素材。暖暖的阳光里,浓浓的草香中,他们寻觅与爱恋,仿佛整个大草原都铺进每个人的心里。接着郭颂又请来了黑龙江著名词作家李秀田,他们一起在大草原上写大草原。那几天是激情燃烧的日子,写词的写

词,作曲的作曲。交流、修改、再写、试唱,灯光不眠,紧张却很愉悦。听说几位作家、艺术家为鄂温克写歌,当时的呼伦贝尔盟盟委书记布特格其,特意接待他们,祝他们成功。

这首歌基本完成时,郭颂匆匆赶到北京参加会议,把这首歌唱给鄂温克族人大代表听,征求意见,又请著名词作家曹勇润色歌词。最后,这首由陶涛、秀田、刘迁、曹勇作词,由那日松、郭颂作曲的歌,定名为《我心中的金凤凰》:

鄂温克草原我心中的金凤凰
草原啊,灿烂的太阳为你披上新装
蓝天上百灵鸟为你纵情地歌唱
牧场上乌拉仁花飘来醉人的芳香
牧场的姑娘把清脆的琴弦拨响
天边的彩虹轻轻地飞落在你的身旁
鄂温克草原我心中的金凤凰
可爱的家乡我为你献出青春的力量

银色的夜明珠照耀你雪白的毡房
火红的拖拉机剪开你碧绿的衣裳
勤劳的双手描绘着迷人的美景
明天的草原该是什么神奇的模样
鄂温克草原我心中的金凤凰
快趁着明媚的春光自由飞翔

郭颂把《我心中的金凤凰》刚刚搬上舞台,就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欢迎,引起强烈反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和各地的电台、电视台纷纷播放,顷刻间响遍了全国。不久,郭颂专程来到鄂温克自治旗,为草原上的各族人民演唱《我心中的金凤凰》。那些天,人们像过节一样快乐,不仅享受到了纯美的艺术,还感到鄂温克草原乘着郭颂的金凤凰飞向世界了。这首歌的歌词朴实、优美、深情,曲调具有奔腾的张力和辽阔豪情,柔婉、悠扬,自由、浪漫,至今还在草原上传唱着。

父亲是在过了七十大寿的那年冬天去世的,至今已经有二十三年了。直到现在,方圆百里的乡亲们还经常念叨他,远在北京的我还会常常梦见他。

苦难是父亲人生最好的学校。爷爷去世得早,作为长子的父亲很早就承担起了大家庭的重任。父亲不仅在苦难中变得坚强,更学会了許多常用的本领。父亲不仅干各种农活是把好手,而且耕地用的犁、把等农具都是他自已做的。父亲还会打猎,杀猪宰羊,能编竹篾竹筐。父亲编打的棕绳不仅粗细均匀,还结实耐用。家里人上山干活穿的草鞋也都是父亲编织的。父亲从来没有学过木工,可我上小学时的学校就是父亲领着几个小兄弟用木头盖起来的。这些技能一般都得专门拜师学习好几年,可父亲从来没有拜过师,典型的自学成才,还是多专多能。

父亲把子女的教育看得比自己的荣耀还重。父亲曾经担任过副乡长、民兵总队长和县人大代表,可父亲却在自已年富力强的时候把三个职务推荐给三个不同的人担任,那三个人后来都成了离休老干部,唯独我父亲去世时的身份还是个农民。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当年不接着当领导?父亲说:当年当领导虽然很风光,可拿的补助很少,很难保证你的三个哥哥同时上学。好在我的三个哥哥还算都有些出息,也算是没有辜负父亲的一片良苦用心。

我当时所在学校,一到五年级加起来才十个学生,就我一个老师。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所有的课都是我一个教。虽说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在当时偏僻的农村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能当个民办教师也算是有了比较体面的工作。在农村未成年前就定亲甚至结婚的非常普遍。母亲去世后,父亲就一直逼着我相亲,而我一门心思考大学。有个星期天我和父亲一起下地干活,父亲一会儿跟我提张家姑娘,一会儿跟我提李家闺女,我都置之不理。父亲非常恼火,说你不答应相亲就别在地里干活了。我说不干就不干,扛着锄头就回家了。

自那以后,父亲知道我是铁了心想考大学,就再也没在我面前提过相亲订婚之类的事情。反而默默地创造各种条件支持我。特别是发现我有懈怠和放纵自己的时候,他比任何人都着急。记得暑假的一个下午,父亲一个人到田间干活了,由于阴雨停电,我便点上蜡烛在家里看书。一位邻居到家里来串门,原本在看书的我,就和邻居下起了象棋。父亲回家看见我居然点着蜡烛在下象棋,气得一把拔掉蜡烛顺手就扔到了家门前的水稻田里。奇怪的是,当时的我除了恐惧,竟然没有一丝怨恨。从那以后,特别是在考上大学之前的日子里,我更加珍惜每一寸时光,再也不敢其实也没再想有一丝的懈怠。父亲气愤拔蜡烛的那一幕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直到现在还心存对父亲的敬畏和感激。

现如今,我常常以哲人的口气对年轻人说:人不但要有梦想,更要有让梦想变成现实的行为,行为要和目标高度统一。虽然父亲说不出我存在这么有哲理的话,但我从内心感激他,敬仰他。父亲是伟大的行为哲学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我终于考上大学了,成了当地第一个考出山的本科生。父亲比谁都高兴,比谁都骄傲。虽然大学是自己考出来的,但父亲付出的不比我少。上了大学以后,我有事没事就给父亲

父亲的哲学

笑石



写信,就是想让父亲一个生活孤独的老人精神不再太孤独。有趣的是,每当父亲收到我的信,就会迫不及待地借故自己年老眼花去找别人帮忙读信,同一封信找完张三念,又找李四念,还专门挑人多时候,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有个儿子在上大学。父亲还在家里专门腾出一个抽屉,收拾得干干净净,存放我寄给家里的每一封信。每封信都叠得整整齐齐,看得比什么都珍贵。

父亲七十岁生日的时候,也是他一生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不巧赶上生病,家里来了很多亲戚朋友为他祝寿,寿宴都开席了,父亲还躺在在床上。那时候我已经正式在北京工作了,事先也没告诉父亲他生日我能赶回去。当父亲见我突然出现在面前时,别提有多激动,父亲二话没说就起床了,随后热情地到每桌去敬酒。我一直坚信,人的精力力量是无比巨大的。

父亲常说的两句话让我终生受益。一句是“千日烧香一时保佑”,另一句是“宁愿给能人背包裹,也不要帮恶人打官司”。农村人遇到难事、急事时会很无助就会去烧香拜佛。很多人往往是临时遇事才去抱佛脚,显得特别功利。父亲说的是求佛,实际上说的是做人。求佛和求人实际是一个理。做人不能因为一点点的付出就想有回报,或者想要有回报才去付出。更不能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宁愿给能人背包裹,也不要帮恶人打官司”指的是,只有经常和比自己已出息的人相处,才能学到他人的长处,才能使自己越来越优秀,越来越有出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见贤才能思齐。如果总是和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人在一起,表面上可以获得成就感,但也容易让人不思进取,裹足不前。父亲的话简明了,但深富哲理。

父亲已经走了那么多年了,可我还是经常会梦见他,特别是在我迷茫和懈怠的时候,好像冥冥之中父亲一直在给我某些警示。

前不久到云台山去了一趟。不是老风景名胜地云台山,而是湖南省安化县马路镇的云台山。以前这里名不见经传,如今却正迈向国家AAAAA级景区的目标。我们此行既是旅游,也是考察,组织者是云台山茶旅集团公司。

汽车到了安化县城后,又拐上山路,继续行驶了几个把小时,才到达马路镇。镇不大,街不宽,倒也熙熙攘攘,洋溢着繁忙和热闹,让人们一时感受不到这里已经是偏远的深山里了。遥想当年,这里没有公路不通汽车,“进进出出要爬坡,落雨一身泥,走路担秧歌”,如今通了公路,建起了高楼、商店,开办了公司、工厂,还有剧院,虽然偏远一点,也跟着时代的步伐在往前走,而且发展得不错啊。

海拔千余米的云台山,常年云雾缭绕,盛产优质大叶茶。但是高山上的云台村曾经是贫苦的乡乡,村民的经济收入仅靠砍山上的树木,那时是“讲起云台山,人人摇头”。在马路镇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云台山的村民在仇祖

人在旅途

乡亲们开辟的茶园,据说现在山上已经有了三千五百亩。

在他们新开发的神仙岩景区参观时,我们为工程进展的速度惊住了: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才一个多月,停车场就修好了,计划安装电梯的大坝也筑了好几米高,我们沿着曲曲弯弯的土路向前走,在清清的山水源头接甘甜的

凉的山泉水喝,在形态奇异的古树、古藤旁拍照留念,一路上听茶旅集团的小伙姑娘们介绍他们公司的开发计划。我们游览了鬼斧神工的龙泉洞,游览了满山蜜橘的天鹅岛和碧波盈盈的天鹅湖,登云台峰观景台观赏了壮观的日出,又参观了新建的黑茶博物馆,正在兴建的军事博物馆等地。还有两个晚上组织者为我们安排了文艺晚会。两场晚会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一场是邀请费朝前来开演唱会,一场是他们自己的文艺演出。费朝的演唱会非常成功,周围的乡亲们们都涌来观看,而且秩序井然。他们自己员工和当地村民表演的节目,则让我感到十分意外。实话实说,在观看他们表演之前我还在想,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等精彩演出都看过了,这山

张先瑞

里的演出还不是“小菜一碟”而已。但当我看到那些优美的歌舞表演尤其是当地村民参与演出的节目时,毫不夸张地说,我感受到了一种震撼!是的,是震撼!我根本没有想到在这远离祖国心脏的偏僻高山能看到不亚于省市专业表演团体的高水平演出,当看到台上绽开的花伞时,看到台上缤纷的队形变幻时,看到引吭高歌的靓女帅哥伙时,看到台上参演的当地村民、那些五六十

岁的老妇人柔曼的舞姿时,我不禁感叹茶旅集团把现代的文化 and 文明带到了山乡,打造了这给予人们美的精神享受的演出。尤其是当地村民演出的节目,不但超出了我先前预期的水平,更是在向我们表明:他们已经不是老一代云台山人那样缺乏文化素质的乡下人,而是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的新农村的新人了!我深深地感到,云台山人仍然住在深山而又走出了深山。他们扎根在世代代祖居的深山,但他们的眼界和心气已经走出了深山。

安化县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就在茶园边高高的山上。我们一行人上到山顶,肃穆地献上花圈,顶礼膜拜。站在纪念碑旁眺望四周美景,我忽然觉得整个云台山就像一只涅槃中的凤凰,在先烈们英灵的庇护下,它已经上了湖南都市频道“湖南最美小镇”的节目,它已经受到了政府的厚爱,纳入了安化县整合梅山文化和茶文化、综合六步溪国家森林公园和雪峰湖国家地质公园等旅游资源、着力开发特色旅游产业的总体规划之中,也受到了域内好几个企业以及海外华商的关注,它已经展现了若干腾飞

的态势,还在准备着更高更远的飞翔。几天的旅游考察很快就结束了,云台山行的兴奋却在我心中久久地挥之不去。从云台山回家后还不断得到有关他们最新进展的信息,神仙岩的玻璃栈道动工了,建立柘溪飞行动基地的协议签订了,悬崖别墅和药物养生养老山庄已在修建了,茶乡花海的规划也开始实施了……如此疾速的进展让我时时忆起那方青山净水的最美茶香啊,高山顶的真武寺,地底下的龙泉洞,规划空中穿越的索道和开通电梯的神仙岩景区,还有那勤劳热情的村民,志存高远、踏实肯干的云台山茶旅人,这些叫我对云台山的明天怎么能不向往!

